

支那
撰述

續高僧傳

之卷

十六
元
碑
卷

佐

C40
4514
188

續高僧傳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附見一十九人

梁揚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

惠命

揚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

法亮

揚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遠

僧達

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
惠梵

法度
惠朗

揚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

僧淑

揚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无礙菴

武藏菴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惠明
法生

惠略
惠武

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慧泰
慧纂

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年祀規空晝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

得失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敕請度江任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迢阻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永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任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道潤江濱永明中爲南兖州僧正在職廉潔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

故五束惠命廣陵人任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
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志斂服
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溫和韻調清雅
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
皇邑任建元寺寬厚閑澹不妄交游宋季澆薄體裁
無准物競目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
齊氏開泰禮教風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宗
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常有百數
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禮清河崔慧親從

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年卒于任寺春秋五十有
八時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
武康人家遭世禍因任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
敕紹繼慧益出家初任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數修
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解傳譽集注
涅槃勒成部表而言謔調笑不擇交遊高人勝已少
見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叨年始
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風撫其首曰觀
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

內經涉四載不預法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在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往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顒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時新

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七八歲世間近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卽就棲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奧遠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

周未曾注記結袂而反亭然獨悟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參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亟經進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覲施之物構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

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菜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滅跡巖岫方謂爲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敕爲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

慢之詰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
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
而雋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
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
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
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
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
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
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

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
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
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族故留
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
從長樂寺僧周學通維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
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
戈音吐蘊籍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
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冶城智秀而競者尤多
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
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

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懺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懽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

臨澗敞軒映水解裘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敕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敕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敕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

赴諸法事坐輿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叅候相望於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傷悼道俗悲戀敕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据採衆師并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

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諮學經論文理通達籍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曷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詡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詡有慚忒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
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
寺爲僧廻弟子從廻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
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謔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
已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
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
而歎曰松栢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
隨廻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風
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廻亡哀容俯仰率由自
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

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
岡法開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卧晝
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
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
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氷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
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旣著風猷弘遠齊
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遣連接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
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
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

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詰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勅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棲邑寺

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迂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頗懼

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
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
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
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
止永元元年敕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
擬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
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
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
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
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緇素結轍

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夙成負先來之風者
年素望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開者間出旻隨
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觀嚮然風靡者一人而
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詖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
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
潤有聞南北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
監五年遊於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悅敕僧正
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
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經以
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

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廼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敕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敕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

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敕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檻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敕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窓戶四出簷雷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爲迫迮桄桎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覲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謹寺內悉滿斯感化之

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朓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惟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儉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藪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

事矣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敕延還移任開善使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敕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

本寺初旻嘗樂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旣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旻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

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易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僞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旻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炙傷害微蟲豈有數量慮有

此事故不敢爲也如復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爲也旻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口生顧眄風颺滿室凡所施爲不爲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爲設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安罔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

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儁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問難敍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

時遊聽寒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
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
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
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
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
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
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
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理由
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鯁機辯
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膂賓王咨嗟

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
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
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
顧缺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
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
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况佛有至言欲
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
導神識又云恩愛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
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
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

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
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
舞知歸巾褐識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
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
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敕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
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
十二卷俄尋究了又敕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
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
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旣當今日
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

也因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敕爲光宅
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
僧入於玄圖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
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
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
法不以此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
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敕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
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
傅沈約書曰主上今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
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

人疑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旣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聞紂懌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獻歆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約答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敕答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屑疑覈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敕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卽禪岡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

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未扶南國獻經三部敕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令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已身外覲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

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覺從時銷金候旭百和益益
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敕爲大僧
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
錫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
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弊劇乃止
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敕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
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
七日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
流慟敕給東園祕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敕令葬
定林寺側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

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蕭繹
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妙法華研精
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幽巖獨講斯典豎石
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
誠績有聞而文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
功嘗於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
下延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僧道超
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呼爲大林法師
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
說卽爲剖析誌便彈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

陳郡袁昂云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
慧解等之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
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多獲
徵應又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漁人於網中得經
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
造奉光宅寺法雲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
未遠布寺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
驗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其類
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達

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肉葷辛畢世未
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
監初建開闡學校白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
以日爲歲世始廊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
親舊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橫
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電時不待
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莊嚴寺仍從僧旻
以申北面勤苦下帷專攻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
十餘年中鈎深索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
王蕭象聞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

自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南岳
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興善誘忘倦
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禺四衆向風欽德迎
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
素情無憚食值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
若見單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屯結
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深無隱
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無限未及旋都
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卽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
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

並以成實擅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
於傳述略聰明儁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有
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祕奧物益奇之武
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摧中葉年三十餘
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康少出
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博覽經論多所
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
發無畏辯先標綱要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
兼好禪寂以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爲廢替自責先身

執相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歲輦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員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巾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

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未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

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窟上晉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眾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

地既閑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僧寶誌遷神窰安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敕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王者以負屨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卽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迺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卽殺不慮

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卽拂衣而起帝遂罷敕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聖姥者工相人也爲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

了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於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敕王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斯亦拒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

藏後未同而敕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

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敕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

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敕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敕於慧輪殿講般若經別敕大德三十人預

座藏開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敕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敕喻曰

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敕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敕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爲師傳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

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盛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嶷然山立雖神寓疑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卽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

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叅候敕爲建齋手制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憖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敕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麈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廬江何胤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提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須臾失之及開函視

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時處後堂爲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爲國事不得道四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機發而中失在何人四等之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委斯由其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般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續高僧傳卷第五

音釋

撰述

釋名

天

依

瞻

除庚切直視貌

漬

符分切水涯也

拓

他各切斥開也

確

克角切堅也

据

舉蘊切拾

也

撓

爾紹切屈也

詡

況羽切泥

塵

腫吏切麤屬

訾

彼義切傾邪也

鯁

古杏切塞

也

替

莫侯切猶亂也

莞

姑歡切東

悞

陟劣切憂也

塏

可亥切高爽也

氤

隱豈切

氤

氤數文切氤氣貌

番

番音潘番音潘番音潘

番

番音潘番音潘番音潘

辰

隱豈切

辰

隱豈切

斧屏

姥

莫補切女

愁

魚僅切

愁

魚僅切

愁

魚僅切

愁

魚僅切

爲了空信士

福建

福州

福安

縣尹

丹陽

賀學

易施

贊刻

該

該

銀五

兩七

錢二

分

萬曆

庚戌

歲冬

十二月

徑山

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七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

十八人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鸞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亡名

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見下卷

楊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深

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僧整
慧濟

寶淵
慧紹

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雋

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楊都瓦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敞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僧建
道寂

慧聰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實淵傳十七

法文
法度

法護
道典

楊都冶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

道標

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臨菑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內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嘗寓坐有梵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斯

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敘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座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皁白挹其高軌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叅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別敕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縉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

健步衣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旣而言曰當率集問緣共來食受不言姓字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條然滿座容貌瓌異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微異爲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於數里山人怪視唯見超身麕獵之徒莫不自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寓掇採羣經圓壇更造文

義斯構事類因果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
惟頂禮如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勤行戒品面
申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之遊
處未覲愜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
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
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
閣穹隆高籠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棲羽
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又羅列
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
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閉房養素以普

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
赴凡厥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
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祖世蟬聯東南
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
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
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
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貞簡
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石
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卽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

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纈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

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爲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棲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各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旣後至年夏未隆王便歛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

爲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旣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卽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

族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恩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任草堂少傅沈約隆昌中外任携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桔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夢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克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

泱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青衣女子從澗水出
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卽授以歸戒
自爾災怪永絕及沈侯罷郡相攜出都還住本寺恭
事勤肅禮敬彌隆文章往復相繼晷漏以沈詞藻之
盛秀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來嘗以
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道昔爲王褚二
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
元年沈爲尚書僕射啓敕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
尹無何而歎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
未得減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此

類也旣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胃襟陶鑒懷
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蔭益羣品皇帝斷
彫反樸信無爲道發菩提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
功德淵廣旣爲萬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
川之長若須彌羣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
三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畢舉
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爲道資人弘理無
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皇師臣大聖師友遂
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周孔憲章仁義況理越天人
之外義超名器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

闍梨之尊屬當智者之號遂巡退讓情在固執慙懃
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敕引見事協心期道
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十八年己亥四
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彤
玉輦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
宣度淨儀曲盡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
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
就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
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
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

雀驅斥不去敕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
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後數日
二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罽席
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繞爲衆說
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
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愛悅閑靜祥萃虛室寺側
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麋鹿羣於兕虎鳥鵲狎於鷹鷂
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
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媼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
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

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隻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華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大同二年又敕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諫山川靈異擅奇函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餘年布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輦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弟子

曰我夢四部大衆旛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敕遣舍人徐儼叅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實誌墓左殯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

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唳聲甚哀婉葬後三日歛然永逝下敕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釋曇鸞或爲巒未詳其氏鴈門人也家近五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焉備覲遺蹤心
神歡悅便卽出家內外經籍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
性彌所窺研讀大集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
而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
至汾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洞
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覩由斯疾愈欲繼前
作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諸經具明正

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尅旣
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
廣博弘瞻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旣達梁朝時大通中
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爲
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覘國者可
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
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
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
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敘有疑
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

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
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時往還疑阻如
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
所由來鸞曰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
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
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
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真應來儀正爾整拂
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歛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
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
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

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卽
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
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怙然安靜依期
達帝具述由緣有敕爲江神更起靈廟因卽辭還魏
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
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
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
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
耳卽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
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賁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

流靡弘廣魏王重之號爲神鸞焉下敕令任并州大寺晚復移任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號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旛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開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敕乃葬于汾西泰陵文谷營建磚塔并爲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號爲有魏玄簡大士云

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狀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旻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峰曰吾沐浴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爾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

傳業便迴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被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爲本有用麤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叅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聞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衿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苦

氣疾綴慮恒勤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獎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象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叅預撰集勒卷旣成王賜錢十萬卽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而赴

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漱口坐於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燼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詔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之字詔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

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詔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和慈二禪師旛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詔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蓮華滿池詔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任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

或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卽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奏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擎錫入於母

胎因而生焉天性疎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任北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號大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架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奘等行世有弟子曇永二名二人永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各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華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廬阜臺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卽受請度亦隨行及到

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時不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卽魏景明年也

續高僧傳卷第七

校訛

第五紙五行

問南

第七紙

在南宋作再

第十二紙十一行

被南作帔

十五行

聞南作開

音釋

靡

曼悲切

勦

子小切殺也

拮

古屑切手拘持也

麤

居筠切麤也

麤

古叟切牡

鹿張連切 媼烏皓切 女寢廉切 覘闕視也 儉鋤庚切 吳也 鶻鶻屬 老稱也 人罵楚人

日訖約切 儉草履也

爲道察信士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贊刻

續高僧傳第七卷

計字五千九百七十箇該

銀三兩一錢零四厘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中山陳秉達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八

唐釋道宣撰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爾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沉詳正不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奇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

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讒構於竟陵王密不敘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釋曇雉姓弘魏郡湯陰人任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渡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歎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

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申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獫狁物有不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冠

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歎曰爲爾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爲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不能克已

橫相陵罵超亦盱衡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胷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爲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輦同哀

釋僧喬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實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餽粥糊口茹菜充饑而未曾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與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携竝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鈎深致遠善能讎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

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違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勵俗紹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

道化大行濟番禺人未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寺龍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奕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闕無對辯人間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衆演教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雖逢勅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諲雅相欽賞出守豫

章迎請講說厚加覲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卽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疎率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旅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曇偶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風素一槩寒暑彌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長史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人六歲喪父仍願出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勝事未曾不留

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自是專務道學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任師後房房本朽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歎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服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雖則年齒懸殊情同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揚都住建初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其興

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徹易鉤深奧乃從其成業齊太傅蕭穎胄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攜遊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旣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遠無髣髴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薨贈別塵尾軟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祈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徹屈重疊乍經

乍論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次
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律明萬緒
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天監末年敕入華
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
楊奧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
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
聚將成忽遭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親自
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涕中使叅候
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辭皇心載軫於萬壽
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

果深明倚伏寄道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
間豈復遺悵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
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繆玄覺
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會昌時遂親奉
御筵提攜法席且仁且訓備沐恩獎恒願舒展丹誠
奉揚慈化豈意報窮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
特願陛下永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
天垂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奉
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覲惟生惟死
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欲申心心何肯盡

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聞敕答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此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懣不復多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卽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之舊墓敕給東園祕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寺爲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麤澀同學僧流曇誕家有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袞西遊住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業旣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躁銳無悶勅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吳興丘

塤皆揖敬推賞願求勗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駕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爾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宿僚食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人文開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誑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衣裳麤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饑入里不給南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敞任延賢寺少研經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窳守操清貧馳務不競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令楚弘宣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儁秀之聲不齊凡類任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爲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總持者其在爾乎及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修講之業卓犖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

時人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覲施造像千軀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追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

記少長相携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邕亟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悋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遙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於江陰任何園寺武帝好論義旨敕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聞雅傳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

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爲弘通之王州鄉術淺不
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
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衆神旻曰此君任性儁警智
慮過人但恨廻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
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
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忙無所推下旻累諫
曉喻反以爲讎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孺先業自建
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
使人事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
緘封一簾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諍之曰昔謝氏青箱

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簾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
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返還住舊寺標定義
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
賓知已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
分與交淵弗許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
物所讓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
爾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卽普通七年
也彭門爾前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興等並以廣學
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彩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
護剛直敦信不交世務興乘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

都住寺不墜學宗爲諸雄辨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爾乎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雋可期神幽冥長堪濟愛海年十二敕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氷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任冶城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帶伽藍不管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

聞悉爲注記雖無大才而彌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有序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歲出家任檀溪寺爲慧景弟子景清坦平簡雅有器局普通之初總州僧正以節儉聞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趨合度事景一年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永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

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不謂始學已氷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敕還爲壽光學士又敕與正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羣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

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蹕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貴未邀襍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携於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吳平侯蕭曷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

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間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詞旨氣懾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荼奉齋伏凶持操五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內髦彥咸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轡相架玉獨標稱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竅神煥然開發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樽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卽憶其名義斯總持之功

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彌隆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玉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限方隅人竝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廻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身無疹瘵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周世非可樂汝等助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大德並就

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之響清亮宛然當爾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念少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衰經與諸門人收其屍而葬焉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敕興善殿義集登卽銳辯如流帝有嘉之

仍降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自慙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譴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朞月道風颺舉恂恂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育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旣立供嚬腴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減年方弱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

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
方陳同志凡講涅槃小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
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卽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
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
善道况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旣厚矣義寔深焉
遂刊碑墳壟述德如左

續高僧傳卷第八

校訛

第十紙八行

多聞南作多通

音釋

坎塿

塿盧感切坎塿屯蹇不得志也

髀

部禮切髀股也

譙

胡桂切譙胡管切

也

懣

同切懣懣

寢

羽切貧

襍

房玉切襍衺也

同切喪服也經徒結切喪服麻在首在脅皆曰經

薳

羽鬼切薳是也

育

上昂切心

爲宗見信士

續高僧傳卷第九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三

正紀十人
附見四人

陳楊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楊都大禪衆寺釋法勇傳三

楊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

明解

楊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鍾山耆闍寺釋安廩傳六

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

僧詮

玄辯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

僧現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厝閑

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因循舊章偃厲思雲霄曾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尋緗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鉤故貌義詩書號爲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愛其雋秀欲令還俗引爲學士偃執志不迴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

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陵踐兵饑相繼因避地于縉雲眷眄泉石又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渚宮陷覆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棲遲登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蕭蕭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原多舊迹墟里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遂汎浪巖峰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

結衆礪業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以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晝鳥聲希石苔時滑屣蟲網乍沾衣澗菊紫芝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

衆莫能舉世祖文皇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敕令
統接賓禮樞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
才詞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頃
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皆推以還
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復踈止於小室許
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
發精理構思深劇疾轉沉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
九月二十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
爲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永無狀
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

還結四鄰一何可歎而皇甫謐楊王孫微得我意雖
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冥目之後以此脯
腊鄙形布施上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
相償如無相對則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
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
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卽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於鍾
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自離俗迄于遷化唯學
是務儉節掃衣弗事華纈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
文彩灑落罕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
集之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學

士何儁尚之封于祕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員外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此悉斷爰在髫鬣卓出凡童孝敬純備志操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儉約治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慙海邪林安能覺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

月二日於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覽莫不奔競但以驚山妙法羣唱罕弘龍樹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止觀寺僧詮法師飡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并華嚴大品等經於卽彌綸藏部探賸幽微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謂師逸功倍於斯爲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敕入京任興皇

寺鎮講相續所以華嚴大品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
後進所損略朗皆指擿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
暢清穆易曉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
汗屈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坐輒易一衣闡
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其間興樹
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太建十三年歲在
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
卽以其月二十八日寔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
嶺初攝山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
心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得及

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爲敷
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能行無使出房輒有
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爲多
說良由藥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
詮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
任長于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遐討皆
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兩舉故其講唱
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
故使興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紀
昔梁天監十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

此寺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服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旛花天妓塼塞殿堂緇素法衆充初筵席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帳下淨人解齊失曉朗夜扣閣催之而洪鐘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例此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搖玉柄述朗所豎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獲檀觀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鷲鴨鷄犬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

養至朗寢息之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亦懷感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約遂仰奏承華爲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事濟陽江總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爲之銘曰洪源遠采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恐衣早起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旣椎衡櫓自闢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

宅丘宰智炬寂滅頽巖遼窅窅空岑搖落寒侵弦
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壘旛橫宿林切切管清遙
遙鼓聲野烟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咽斷流急寒生神
之淨土形沉終古勒此芳墳用旌蘭社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
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
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
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
次也初出楊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爲和尚銳志禪誦
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資

刻鏤宜玉有美必待刮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
衆寺峰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寵
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
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隆彌歷寒暑博習
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
高視上京鬱爲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
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
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
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
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

前窓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
衣里閑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
慧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侃侃如也詮師
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官羽相諧冰藍待益之志
也自此言刈章句採擷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
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
殿百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
伍附影成羣自此聲名籍甚矣任大禪衆寺十有八
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
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邁疾少時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
神容不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窆于攝
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
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
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辯時
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不緇不涅寔像教之棟梁精
義之林藪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
中尚書令濟陽江總製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莒後居毗陵曲阿
縣焉祖邕齊右軍父僧達梁臨川王諮議並高器局

崇遵儒素瓊絜清山水峰瀾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
胛龍文口三十九齒異相奇挺故能踈秀風彩蘊藉
威容少鄙觸裳便欣毳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
通初見而嗟重深爲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欲
稟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飈拔聲實沸騰無礙
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駭唱高乃移聽南澗仙
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
復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初
受具年已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
衡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踈通選揚名德分寄

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壽光殿言重
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安寺上黃侯曄分竹
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
建安伽藍白龍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
異而目之爲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
驟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桴之歎
令人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實題僧正慧令
切難聯環瓊乃徐拂塵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
責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爲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
令閑舉止雅音韻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

事熏修臣下偃風清言扇俗縉紳學者必兼文義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憇飛上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叟塞駢羅煙隨霧涌亦有明玉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于寺衢衣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膺請業恭息世謨蔬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于茲乃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褒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

人躬爲學衆誠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尊法臭味特深數引金言頻開玉牒降狎言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般若多難仰祈疾講頻爾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出宮殷雷已響還纔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禮異彌深鬱下絲綸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顧當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所依刹寺如林義

筵如市五部六羣果含苗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
沒象泥終枯鳥樹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爲篇禁
不煩遮罰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
衆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疵
謫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於是乎在自
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衛亞於王公服玩陳於
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
頓祛前政自營靈壽惟從息慈壞色蔽身尼壇容膝
蕭然率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貞素同侶美其如法
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馳令譽

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歲二月
二十三日纔覺不念建初寺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
也少而共學聲德齊揚爾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
正今先無常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
念告終遺誠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焉
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爲榮飾終
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鍾山之陽名僧舊墓
爾時填逕咽陌哀慟相奔皂素驚嗟郊垌失色初瓊
入京將臨法席旣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
寄南澗住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

法門所託何慮無房卽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未爲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尅壯不休孜孜講導吐音遙奔發義昭彰或遇勅手時逢的匠薄麾象扇濯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斂及晚僧望益重居處逾輕帷屏罔設飾用不置臘歲叅謁黑白摩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綰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馥懺禮方宵迹怠心勤外和內祕宣揚之

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窺子史彫蟲藁隸體物摘玄並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旣寤深惟留戀斯成隆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卽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卽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摩肩溢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羣宗韶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尚時年三十有九爲建元寺講主

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餘烈卽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師承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余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會外國三藏眞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歎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并惟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寫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岳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敕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弘尚正道敕請還都戒

範承仰優禮彌隆天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連署請詔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爲新安殿下黃司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未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餘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日時右脇而卧神慮澄然崩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於

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十餘遍涅槃三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敘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滔玄怡心届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烏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葦門圭竇而虛懷

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敕出家乃遊方尋道北
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
疑肅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
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
請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
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發彭沛門
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敬供相接敕任天安講華嚴
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旣終法輪停轉洎大
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
虔長承戒範有敕任耆闍寺給講連續旣會夙心遂

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
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
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
心惻悼賻贈有加卽以其月窆於開善之西山春秋
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
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爲
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聽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
非常思解俗網親眷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
方從本願旣蒙剝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

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號之爲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願通而構難踈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爲答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末遊北鄴

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曾襟又寫章疏六駄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賈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又與邈禪師論義卽命公之師也聯縣往還三日不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

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餓累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薤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邈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結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爲開滯理思幽微不爲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闕纔扣犍椎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凜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

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敕給其乳牛而布廻充入衆煢煢謹攝實高僧焉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任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敕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棲霞終後手屈三指將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

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旛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

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爲望族弱齡遁世永絕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

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爲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兌禪師兌亦定慧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純假於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儁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敬日增任滿還雍遂勒歸謁帝勞遣旣深處爲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總議或以威恩加之或以情異

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
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敘企積道體休愈無
虧慮耶蓋能仁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
既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縑染沉流當途但靈廓
妙理三業同臻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悌解偏執讚
我時朝匪惟真俗俱拙亦是彼我一貫故今往白念
報雅懷名答曰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
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
成恭惟道是務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
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

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
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敘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
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
死則鐵鉗拔之焯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
閭室况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
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
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
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住閭
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
彌固棲遊世表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

豈損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貴遊奉謁隆禮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棲玄後德便閑放無累乃著實人銘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狀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

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實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

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
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
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
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浮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
援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斲邪徑終迷修塗永泥莫
貴才能是曰憊憊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
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僞伐外致怨憎或
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
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
坐樹陰迹滅影沉狀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長

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
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皎
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又
著至道論淳德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
不殺論等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
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現性沉審
善音調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王搜括羣籍採撫賢
聖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論場有三十卷拔卷一
閱俱覽百家亦新學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
寺每臨水映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
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鑣安席才藝所
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嗣年將壯室領徒千餘
至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側卽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
索水沙彌持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
無對乃以水澆面賓大惡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我
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卽日於寺
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於
常制卽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
慨歎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

初翻十地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
不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至四
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一不盡邢云定不一不
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心寵承斯問便詣流
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卽而開
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
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
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旣稱榮
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狀俗出家寵
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

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是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弗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不繁云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王避地

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爲彼國所重嵩兄爲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覩嵩英鑒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秘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爲一開泠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于時元魏末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

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
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毗曇成實
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
後便登元座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勅敵歸
依接足既學成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
非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導爲宗後又重徵嵩
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
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
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
帝嵩以慧學騰譽頻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爲長

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卽
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
續高僧傳卷第九

校訛

第五紙十二行

微發南
作微

音釋

腊

思積切
乾肉也

閏

侯肝切
里門也

胛

古洽切
肩胛也

觸

黠規切
所佩角也

膊

符遇切
終曰膊

蚡

儒
稅

塞遽過充滿也

切醢

憤

莫孔切

堰

魚寒切

施王千布衣物

撰述

續高僧傳卷十

卷十

續高僧傳卷第十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人
附見二人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鄴中釋曇遵傳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法存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潼州光興寺釋寶彖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揚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群書年二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

深義鄴下張賓生領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徙轍光師而受道焉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新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逮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觀注易諮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

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小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輒

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穌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卽以手搭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卽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

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
賄卽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
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爲來報之業夜
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事旣隆身力不濟猶依
六時叩頭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
異則事全難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家而容
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焉資學旣明允
當時寄有魏擢爲員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
光公以爲師保光以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

命皈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
審其情至卽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頓
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異筆而變
他成已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初出化行洛下流
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
陰王肱深器之德動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
國都尋轉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
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其後
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褰帷開戶標樹方遠形無
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方便而敬愛宗師罕

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溫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宗統知雅趣長厭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十有五卽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餘講十地

地持華嚴維摩並立疏記年將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卽傳歸戒情無不愜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僕射祖孝徵欽尚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而爲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譽事義沉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闕愛憎形寄任緣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旣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

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實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辨方於身子也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鐘兩口小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袒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棄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祕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遷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

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

衆人奔遶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卽生厭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皇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纔浹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之以

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
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
觀之既至卽殂一宿同止明旦起洛度母及姊將入
鄴都時屬大荒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
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旣慧業有聞衆
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
著文疏又偏洞筭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
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
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
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

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
史員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
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四萬餘寺咸稟其
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旣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
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
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鷲鳥傷生
之類宜放于山林卽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寶塔
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卽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
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緝諸内外闡揚皁白
咸允非斯枉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

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敘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

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訂今略舉梗槩以示所傳末敕住相州定國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卽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事莊嚴備殫華麗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觀慈尊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舉坐之袈裟覆頭

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三周便還山舍
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
卽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峒然衆
表百千衆中孤超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
支由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步
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己業通用訓人言
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
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
始於此故釋門東敞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
中國置十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

上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如佛
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
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恐
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
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
千萬有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
大乘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
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
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
擢爲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

撰述
約唐僧傳卷十
寺有所觀禮六軍既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搗前後
給濟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具
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具已後
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虛
簡風量陶然綱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已任每叅說
戒跪聽訖文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
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
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
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末乘車送帝廻返

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
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禁行精
苦聰慧夙成遍覽羣籍尤通講論而稟性謙退喜愠
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
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
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
達觀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任本鄉常念
寺卽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
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

太祖以妙弘贊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
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
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
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
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
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祕靈景反寂歸空於
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
聲聞于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
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
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佛骨今

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
浮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敕遣修之掘得舍
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
至者颯然涌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
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敕令還俗雖
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卽見三
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旣滿一時沉下邕與子
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敘略綱致久
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
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

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葱韭以土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良自徙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棲玄寺徵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承聖季年因俘秦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美爲周冢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和年卒于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

余頗悉諸作而今覩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釋實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欲試其度以諸絲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前彖便撥除餅果上取書疏衆共歎異咸知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就檢讀誦迷悟轉

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卽受具戒先聽律典首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憚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聽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思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峩而志意頽然唯

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爲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續而衆復尋之致有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牀三四尺許欬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爲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故實坊一學曲被劒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阜素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

望引殘運耳故麤弊接報弘誘爲心護生安衆以爲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歎然能語顧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卽當去催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爲喚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卽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闇天舉衆驚駭莫測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冢正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冢曰此我之徵相不預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兗州人初生之時牙齒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爲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卽稟歸戒棄捨俗務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卽爲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

累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墻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緝諸道政不墜玄綱而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瞻鎔裁而簡衷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不見遂今世人無知汙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

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洛州盧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叡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爲若此也又恒樂聽戒生來兩闕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淨僧房不爲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衍朱衣螺髮頰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

撰述

新嘉坡集

卷

七

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卽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敘鄉邑二親哀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鎧聲稱彌遠卽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

名乃抗聲曰禹穴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耳以爲慙悖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傷若無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廣矣輒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卽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授至德末年卒

于楊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敎年十六因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興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

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實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淮的自顧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潜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卽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諠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卽斯人也爾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

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

表以聞帝大悅敕延就講既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用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罔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敘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忤彩敕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

採巖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于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期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救解莫通帝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爲不禮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帝大悅正遂構責陳難

延乃引義開關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摧枯因卽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二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卽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寔弘通正大服焉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曾臆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裹正

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遂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嚴處累徵不獲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卽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敕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

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敕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都龍首有敕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皇四年下敕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號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

居以爲棲巖寺敕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敕賚蠟燭未及將葬而自然發燄延奇之以事聞帝因改任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敕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敕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萬機之主羣臣毗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玄化故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

於大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纔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貲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徧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于時年屬饑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旣稟爲師父之重又敕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

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敕又拜爲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臨終遺啟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敕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

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敕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明無雲而降細雨若闇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駭嗟嘆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爲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柩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勢總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

行動物情故爲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聞薨背
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弔
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
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
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
玄維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
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
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鬱爲
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
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

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
挈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理百
恒動往矣奈何其爲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
十五卷實性勝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門人弟子紹
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天縱殊
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邈幼喪其父與叔同
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
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
智十三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

僧思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爲虐暴不安攜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今隨闍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王夏席端淘簡精麤差分軌轍滅淨健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

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卽離皆理會文合今行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貿七年迴洞至理爽拔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亘道講悟繼接不略三餘沐浴成器量非可竿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尅齊便行廢教敕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敘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今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

自眞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
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響信傾
竭珍財廣興寺塔旣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
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豈容並
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
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爲王力決諫不
從僉各默然下敕頻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
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
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
三教詔云眞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

佛籍像表眞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眞佛咸
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
生何故不知虛空眞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籍經教
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
爾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亦
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
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
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
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
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

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

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答乃下敕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煮以鼎鑊而遠神氣巍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卽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爲大恨法實不滅大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旣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

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維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敕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卽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垂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

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疎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慙懃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敕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敕任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寔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敘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

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籬條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九圍十三幅裙可爲常服登座振吼雷動蟄驚允愜羣望斯爲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敕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于淨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櫛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

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知必
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
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續方悟氣盡昔
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
在本寺棲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
淨影大門放之徑卽鳴叫騰躍入遠房內爾後如前
馴聽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
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鐘召終
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汎
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

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
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
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
丁氏鐫之時號爲三絕初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洞
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敵由此名
冠遠近異論所推旣而勤業曉夕用心太苦遂成勞
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
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
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
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夏

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卽以已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美禪那盤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徇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在鄴創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鬘壽觀溫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備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

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於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痾疾傳持教道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于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領徒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並供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

唯海水又見佛像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卧體有塵埃遠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續飾所畫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此像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矣又未終一年夢見淨影長竿自倒燈耀自滅便至歲日所使淨人小兒二人手放從良分處什物並爲功德又敕二時講前令大衆誦般若波羅蜜

呪限五十遍以報四恩初不中怠又傷學衆不能課力每因講日如此正義須臾不聞識者以爲達宿命也及覺輕貶於房外香湯洗浴卽在外宿至曉入房食粥倚牀而卧問曰早晚答云今可卯時乃曰吾今覺冷氣至臍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牀自踰其足正身斂目不許扶侍未言其卒驗方知化香若栴檀久而尋滅後乃卧之手足柔軟身分並冷唯頂上暖焉有沙門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爲行狀擬學者所承猛談說有偏機會稱善名振東

夏云

續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施王松藤懸石衙門

菁

子盈切精

潛

師姦切涕流貌

覲

覲縷

力戈切

覲

駿子紅

也

俊

且緣切

岵

候古切

髮

此宰切

髮髻也

无礙菴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第十卷計字一萬二千三百十箇該

武林釋如德對長洲丘義民書當塗劉仲文刻

萬曆庚戌歲冬十二月經山寂照庵識



